盖碗茶

打梦脚

□胡华强

打梦脚，是指人在睡梦中不受意识控制的用脚踢蹬的行为。一切精力不集中，没进入应有的状态，头脑糊涂，言语行事目的不清晰的表现，都可以被称为打梦脚。

老师叫学生起来回答中国古代有哪四大发明，学生慌慌张张站起来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老师，我没看小说！”老师哭笑不得，骂道：“一上课你就打梦脚，你遭鬼牵了吗？”全班学生哄笑。

初中时在乡村学校，我没学过英语。上高中后才开始学，完全跟不上，英语课上总是“坐飞机”。高考时，我考了75分，自己还觉得很满意。有一次碰上了我的英语老师，英语老师大概觉得我的考分拉低了他的班级平均分，很不高兴地对我说：“你才考75分？我就晓得，你学了三年英语，打了三年梦脚！”老师的话虽然听起来逆耳，倒是说的事实。我不仅高中三年上英语课打梦脚，上了大学后更是打梦脚，每一堂课英语老师把录音一放就开始提问，我反正是一句都没听懂，我在英语课上就像一个傻子一样，简直是度日如年。后来为了躲避这样的尴尬，就放弃了英语，改学了日语。我太清楚一门课无法入门的感觉，那种打梦脚的迷茫和惶惑，刻骨铭心。

世上不知道有没有天才，如果有，那也一定是极少数。想必天才是不会打梦脚的，普通人，遇事迷茫甚至糊涂那是常有的事。旁观者已清，当局者往往还在打梦脚；唯我独醒的时候，醉酒的众人都在打梦脚。人不可能也没必要永远保持绝对的清醒，偶尔的懵懂迷茫也没什么可怕，那不过是思维暂时打盹儿，也许还会换来更清醒的状态，只要“大事不糊涂”就行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信箱：
730156805@qq.com

农村娃的游戏

□张文渝

大自然是美丽的天堂，农村娃在这天堂中很会寻找快乐，如走高脚鸡、钻谷桩洞、梭秧田沟等。

高脚鸡，北方称高跷，但北方高跷是一种专制体育用具，而高脚鸡略有不同，它是农村娃自制的一种玩具。制作非常简单，从竹林中砍两根直径三厘米左右的老荆竹，取下端长两米一段，粗端留节防破作高跷脚，另一端作扶手，并在离地一尺以上的竹节上方，各横绑一半尺长的粗树棒作踏脚。因竹节的限位作用，小孩踏上去不会滑落。如此一副实用高脚鸡便大功告成。踩高脚鸡时，两手各持一高跷竿的上部，夹在腋后，两只脚分别踏上两根横棒，便可踩上高脚鸡自由行走，因为较低，非常安全。一些孩子喜欢寻求刺激，把脚踏棒升高到近半米，此时则须背靠草垛才能上下，行走中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因上端扶手高出两肩，双拐张开提竿前行，很像雄鸡两个扇动的翅膀，下端又像鸡的两只长脚，所以四川人不叫它高跷，而是叫它高脚鸡。

钻谷桩洞，是在秋收后，农村娃在作柴烧的谷桩堆中打洞。成都平原农村稻子收割后，农家院坝中，家家户户堆有大大的谷草堆和谷桩堆，隆起像座座小山，农村娃便在谷桩堆中打洞。吃完晚饭，大家欢天喜地钻进洞中或藏猫猫，或打地道战，好耍得很。因谷桩是谷草末段的带泥部分，粘有很多泥灰，娃娃们经常一脸热汗沾上一道道黑迹。

梭秧田沟，是成都平原农村娃游泳的一种回暖方式。河中玩久了、玩够了、身体冷得打哆嗦，一个个便爬上河岸，钻进夏日晒热的秧田水中，在秧行沟中梭来梭去。温嘟嘟的秧田水，使瑟瑟发抖的身体渐渐转暖，乌紫的嘴唇也开始变红，然后大家跳入河水中，将身上的泥巴一洗而尽。

以桶换剑

□王敏

以前，同事李飞柱所住的地方经常停水，他就花30多块钱买了一个大塑料桶来囤水。后来，停水的现象没有了，那个桶不但没什么用处了，放在那里反而还占地方，但丢掉又有些可惜。他听我们几个同事说网上流行换客，就是进行一种物物交换，这下正好，他也想尝试尝试这种新生事物，就想用这塑料桶来做换客试验，那换点什么东西好呢？

刚好李飞柱儿子的塑料宝剑搞丢了，小家伙老是要他再买一把，要是用塑料桶去换，不是正好么？于是，他就在网上发布了供求信息，不到一个星期，他的第一次以物换物就成功了。

那天在办公室里，我们一帮四川同事聊起了第一次做换客的经历，一向呆板的李飞柱见老乡们说得闹热，也说自己做了一次换客，“开心果”刘玲玲听了简直不敢相信，就惊讶地说：“李哥，不会吧，那你是换什么？”

李飞柱听她这说话的语气，就有些生气，回答道：“什么不会？只许你做？我是换桶！”

刘玲玲愣了一下，不怀好意地看着他说：“呵呵，应该是‘饭桶’（换桶）。”

见同事们捂着嘴笑，李飞柱立即明白了刘玲玲话里的意思，他详细说了是用什么去换什么。他一说完，刘玲玲就把眼睛瞪得像铜铃那么大：“李哥，你那更是‘犯贱’（换剑）！”

办公室一片哄堂大笑。

（注：一些四川人讲话，发音“f”“h”不分，“换”“饭”“犯”读出来是一样的）

丢表记

□陈世渝

上世纪70年代初我当知青的时候，有一块宝石花牌手表，各人戴起得意惨了，别个看倒羡慕死了。我视其为珍宝，时常把玩欣赏炫耀一番，流露出得意的神情，令好多人垂涎三尺。

一天，心爱的表突然不翼而飞，我伤心得几乎落泪。明明记得晚上睡觉时放在枕边的，可早晨醒来硬是找不到了，我怀疑是不是遭“兔子”吃了“窝边草”。但兄弟伙几个，平时称兄道弟嘿不错的，看来都不像是那种人。

丢表以后，一连数日，大家都沉默寡言，似乎亦为我惋惜，但却总觉得我好像在怀疑哪个，空气有点紧张、沉闷。找了几天，终不见其踪迹，虽心痛得不得了，但只有自认倒霉，也逗渐渐淡忘了。

有天晚上，我睡在床上胡思乱想，不觉竟失眠了。讨厌的耗子那夜特别猖狂，满屋“咚咚”乱蹿，“叽叽”惊叫，扰得我心烦意乱，不得安宁，于是起来收拾它们。兄弟伙遭“闹”醒了，拿的拿电筒，操的操扫把，也来参与围歼。

撵来打去，翻箱倒柜，折腾了好一阵子，连一个耗子也没有击毙，倒意外发现了一个鼠窝。其中一人，突然大呼小叫喊将起来：“唉呀，你们快来看哟！”大家过去一看，简直目瞪口呆，勒不是我那块找了许久的“宝石花”吗？居然静静地躺在耗子窝里睡大觉呐！

我欣喜不已，赶紧捡起，除皮表带遭那可恶的耗子咬坏外，表完好无损！我们面面相觑，差点笑破肚皮。

蚀了

□张祥华

川渝人说起“蚀了”这个词，几乎都有一脸牙巴疼的样儿。“啊呀！今天我的钱包遭蚀了。”绝对不会说成“啊呀，今天我的钱包遗失了。”“蚀了”本身，就有一种“心憷憷”的成分在里面。

方言里对蚀有三个解释：一是亏，亏损。勒天，老两口去证券公司炒股，两人以各自的主观分析判断，分别买了一只股票。哪晓得第二天，收盘时一股涨停，一股暴跌。大赚了一笔的老公高兴惨了，拽兮兮地对垂头丧气的老婆安慰道：你选的股票一伙色损失万把块钱，你也莫恁个啄起脑壳怄戳戳的啦。你我的两只股票相兑了，还不是不蚀不赔嘛。

二是，液体因挥发而减少：今夏几个月没下一场透雨，庄稼地硬是干惨了，堰塘里的水都蚀了一大截。

三是当遗失、丢掉之意讲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是一个好“蚀”东西的人。我好几次下班上大巴的时候才发现，只好和司机说，师傅，我东西蚀了，等我一会儿。到了后来，有个女同事总好在我跨上车的那会儿问我：今天蚀了啥子没得？真还得谢谢她喔，有一次她这样问我，我摸摸上下荷包，想起手机忘在了厕所的洗手处，我只得飞快下车去找。多次以后，我确实长记性了。可有一天上班，我刚踏进大巴，后面上来的同事高举一包牛奶，扯起喉咙叫着我的名字，他说：你好福气哦，你儿子说你蚀了奶，要我交给你。啊，我这个马大哈哟！

合汤

□陶灵

记得四五岁时的一天，我跟姑妈去白水滩窑罐厂买瓦缸。回家路过供销社的一个食店时，早过了午饭时间，姑妈进店歇气，给我买了一碗包面（抄手），自己吃随身带的苞谷粑。这时候，食店一位中年女服务员端来一碗清汤，姑妈吃一口苞谷粑，端起碗喝一口。

女服务员端给她的汤不要钱，俗称“合汤”。

合汤是什么汤？我许多年后才明白。那时候的食店烧煤炭土灶，用烟囱扯火力和抽煤烟，往往灶堂的火力也跟着往外扯了，打灶的师傅便在灶台靠烟囱的位置嵌入一只铁鼎罐。食店厨师利用余热烧一罐水在那里，煮汤和炒菜时勾卤汁水都用得上。厨师时不时把剔下的骨头和需要焯水的肉，放进鼎罐里熬、煮，白水有了肉鲜味，煮汤、勾卤汁水可以增鲜。这就是合汤，相当于现在烹饪时炖制的高汤。

以往年月贫穷的人多，来食店吃饭大多是为了饱肚子，一般不点汤，服务员都会从鼎罐里舀一碗合汤，撒上葱花，免费送给客人。这是那时候食店的普遍规矩，客人们自称“欢迎汤”。

我喝过合汤。老板端上一碗淡乳色的清汤，面上漂着刚撒上去的绿绿的葱花，淡淡的肉香夹杂葱的辛味，扑鼻而来。这是初冬，我赶紧端起这碗热汤喝了一口，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。老板本来在汤碗里放了一只陶瓷调羹，我没用，直接端起碗就喝。

我表姐在国有食店当服务员时，有一天店里来了一对农民夫妇，可能是来城里看病的。两个人只买了一碗米饭，没要任何菜。丈夫说自己不饿，让妻子先吃，妻子把饭碗推给丈夫说“我吃不下”。表姐见状，拿了一个空碗给他们，把米饭分成两份。然后用土海碗舀了一大碗合汤，葱花加量，还特别舀了一调羹酱油在汤里，端给这对农村夫妇。他俩不停地点头，说着“劳慰了！劳慰了！”

表姐没上过一天学，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，却说了一句人情味十足的话：“合汤不要钱，来的都是客！”